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

弔闔閭賦

明 王 鏊

昔闔閭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邱慨往蹟之日湮兮
曾不可乎復求峯巒紛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

叶忽平 之坼裂兮劔池瀟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

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嶽崎而鬪嚙兮又巉巖而
斗絕信天造之險巖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闚
其淺深兮先魂驚而慘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一

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
不信兮謂往牒之我給歲正德之協洽兮劔池忽焉
其枯涸何昔日之瀟淪兮今山徑之嶢峴伊水旱之
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谿訝而隻敞兮類墓門之
頽駁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舉首而旋却始沮洳以忽
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湊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
墮豈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唉吳王之物化
兮求髣髴之不見想瀕池之旣塵兮何有玉鳧與金
雁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闕

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黯然而復閉兮殆神物之呵護也前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錮南山其猶有隙兮估多藏之爲害獨空空兮以保全兮因茲邱而增慨

虎邱劔池贊

宋張栻

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以是徘徊而不能去也

上呂相書

宋范仲淹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

姑蘇四郊畧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比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䟽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比入于楊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渟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于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燥涸之灾澇歲則啓之可疏積水之患或

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灾沴之後必有奇疫乘其羸億十不救一謂之天灾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之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猶愈于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

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
之人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瀾導川
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淺
可以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
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
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
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
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畝澮之事職在郡縣不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四

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
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
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
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
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
也

三學上陸冢宰書

明
文徵明

比承榮膺簡注進秉鈞衡邸報播聞薄海外內莫不
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明公累

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運斯世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私方與四方人士咏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敢意外千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有不容已者亦恃雅度汪濊不深譴責故卒言之竊惟國家入仕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

誠以聖化優游泳涵滋久人材蝟興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敝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往往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往往叅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

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年而止迤 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餘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

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往時人才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克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

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
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
緣此倖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
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
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
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
教職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
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
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卽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

下之賢卽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克貢之例
循資歷歲亦皆有所畀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
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紈
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嘗疾首痛心於此
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
望目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慨於心今當可爲之
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
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覬覦而歲貢二
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畱意檢察或

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霈條下使士子得沾涸轍之恩而仕路無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羨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爲而行蓋皆不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八

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伏惟畱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上王侍御書

趙同魯

竊念國家賦稅莫重於東南東南列郡吾蘇爲最然自成化辛丑大禋之後二三年來雖獲小康迄今傷者未起病者未復室家子女壞者未盡葺賣者未盡贖譬猶病後之人僅存喘息肌肉未充元氣猶弱未可遽謂無疾而不加以樽節愛養也原其昔之釀成

此患者由當時有司奏災後時所致也奈何今年自夏徂秋亢陽爲虐田疇龟折除有水車戽可救外其田傍山高阜人力不及禾苗稿死者損其三之一秋成失望誠爲可憂閣下今已先時奏聞吳民幸甚近蒙欽勅主事陳大人來蘇盤究稅糧餘米易銀解京賑濟關陝飢民此誠出皇上之淵衷國家之急務不容已者 者列國尚相調卹假貸乎無有矧今天下一統天下之民皆我皇上之赤子皆吾民之同胞其可不調卹乎然有一說焉以吾蘇生齒繁夥若此所

存稅糧不過四十萬石卽今荒旱之兆已著其可不預備賑濟之計乎必也足乎此而後及乎彼可也若儘數以奉承之則吳民何所仰乎使東南之力本旣盡則何以給公上之賦稅克朝廷之儲峙乎抑以天下形勢言之則畿內者腹心也關陝者四肢也今四肢有疾而欲剝腹心之肉以補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豈特救弊成痿而已哉此愚所以懷漆室之憂也閣下誠能聽納愚言與之商確處置如有不協卽條陳以聞務使彼此兼濟遐邇均安以銷患于未萌

則民雖至愚孰不感閣下之恩德于無窮而閣下之名位祿壽方興未艾其有既乎

又上李侍御書

趙同魯

吾蘇今年春三月不雨自四月以終五月霪雨連綿洪水汎濫田疇滄沒殆盡人苦墊溺無算以長洲一縣計之僅存者十無二三其間插蒔未周已蒔而全日者又過半焉况皆重則之田窮赤之產男女力車旦夜築隄防東坍西倒則疲於奔命飢腸欲絕足成血先是既重困於開河之役矣今復罹此愁嘆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

載途如不欲生者何蓋 成化辛丑之弊故也其時有司勘災急於奉上緩於卹民此等之田目力所不睹足跡所不及望闕報數以荒爲熟催科之際急若東濕血肉淋漓於道路死殣枕藉於原野是時常進言於巡撫大人今冢宰王公矣伏蒙開納深加獎與停免折糧官銀之半計數萬兩布疋稱是然亦未能甦其一二死亾者萬計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今被災之田已沐奏聞矣踏勘之際伏望委任清正官員沿坵履畝務存矜卹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深

尅一分則民受無窮之患閣下何惜而不救其垂絕之命乎且賦役者朝廷之財用吾民者皇上之赤子赤子爲國家之元氣財用直其肌肉耳與其惜肌肉孰若保元氣之爲要乎此聖人治未病之意也夫獸窮則攫烏窮則啄人窮爲盜固其所也卽今盜賊充斥已非履霜之漸後必甚焉此堅冰之必致者也不然飢餒之民來歲將何力本以事耕種而待秋成乎今欲革而正之果何術哉必也卹其飢寒救其疾苦以革其心嚴糧里保伍之任以塞其源校巡捕椿柵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一

之制以絕其流庶乎斯患之可消弭矣

虎邱山序

晉

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竒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踈林秀壁數尋被蘭杜於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曲磴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夏成文暢于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

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鏘鏗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
虫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于時風清邃谷
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洒乍飄颺于
蘭臯山禽嘯响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荆坐礚石之
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
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踪鎗然似共九成偕韻
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虎邱夜宴序

唐 獨孤及 一作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一

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棊壺以宴朋友笑歌以
展霞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
虎邱奠吳西門峯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躡鏤丹
霞白雲于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
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群于鷗鳥者銜流霞
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
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敷奏雲去日
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畱客於斯時
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

遣于是奮髯屢舞而嘆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者皆賦以爲此山故事

三吳水利圖考序

皇甫沆

昔禹抑涇水疏九州陂九澤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于楚西通漢川雲夢之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醜淄濟蜀穿一江於吳則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餘用漑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子長著論于河渠孟堅推廣于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而泰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三

以饒足宣房未塞而漢遂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吳本具區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浸莫大焉若夫壤墟映埜畛畷帶郭灌注則塉瘠盈鍾壅閼則腴衍枯粒海陵之儲天府之所仰給也元嘉肇苧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役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在於導之使趨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矧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易於淤積厥田下下難于障流加之淫雨告災稽天示逆牛馬莫辨而民其魚乎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洲呂公

際靈長之運立寧晏之朝奉輜軒而來巡緬澄清以
寄慨甫 吏軌亟求民瘼乃建議陳疏條列五便酌
賈讓之令猷殫及三慮存邾生之往鑒上當宸衷下
協羣筭詔報曰可言悉施行民罔懟勞職司惟恪緣
撫臣驟遷雖功未克竣而惠亦霑矣間又考迹徃牒
覈舊 蒐桑氏之經詳周官之制遠追韓牧近昉
謝琛時則文太史氏雅善輿圖窮河源於筆端妝祇
軸于指掌草未殺青而瓜代行矣圖置郡齋書存私
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麾蒞止畱心民務周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四

省阡陌勸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召父之羨因覽
茲圖爰購全帙校而刻之屬序於余其爲編也總圖
一郡圖四川圖一縣圖十有八爲水二千二百九十
有奇爲岸一爲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
以考說凡奏疏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
並采而附焉缺嘉與湖者以非管轄之地驄未遑駐
也夏書載禹治水而篇名貢者重邦本也逮公總憲
西臺督儲南甸今日成賦之逸咸昔底績之勞若心
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夫治水必躬歷山川

非妄意戶牖可測而知也以禹之神而不免蹈毳卽
者蓋地有卑高土有沃鹵湍有緩急 有淺深勢
有迂邇非咨詢相度力曷施哉其次莫若智智者亦
故而已謂循禹之舊也余嘗登姑蘇望五湖求源于
宣歙遡委於苕荊乃知水由五堰百 東滙於三江
載折而之海白茆七鴉尤要害也大都水渟則爲害
流則爲利洩則不渟蓄則不竭濬則長流而後浸漑
適宜漕輓稱便弭謗者聒喻于防川衛生者致察於
榮絡合单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五

試之蹟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
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墟則
一是編也實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清理田糧序

知府

王 儀

儀再守蘇之三年量田攤耗之議已行切念蘇州一
府其賦當天下什二賦旣繁劇而田額漸失其初僞
弊滋蔓際此而不知救正之則豪強擅其利而民立
困矣於是量田則事核而難隱攤耗則賦平而額足
二者補救之大本也且夫量田之議大臣䟽于朝而

得請攤耗之法鄰守試于湖而有徵遵而舉之亦何難哉乃若所謂坍荒公占無徵之地其賦凡十一萬五千七百石有奇詳求所以抵補之者蓋亦嘗切有請焉取其六於各邑所隱之田取其四于兩京雜稅之內則足以相準矣擅減公家之賦所不敢也使民世入無田之賦吾獨忍乎哉檢閱官笥凡奏議移文書呈問辯得于上下者若干言悉使佐書錄之類比條分萃而成冊則謹序其前而刻諸梓焉非以自伐也有錄則可考可考則易知使世有厚譽我者繙是錄也當知其非一人之勞其或有罪我者則亦當原儀也蚤夜不忘蘇民之意乎

虎邱山志序

徐乾學

新刻虎邱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志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爲十卷旣告葺寓書京師屬予序予惟此山有志昉于明初王仲光賓賓蓋據曾王父敕雲嶠類要舊木然已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雁門文肇祉本最後則松陵周氏本周本繇苻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雁門本也

伊人折衷三家芟蕪剔蕝發凡起例其功爲鉅嗟夫
茲山之有聞于世也舊矣其間洞壑 巖林巒秀削
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山羨樹舉湮没于聲歌
酣飲之中其識最舛鄙不足道即有一二好古之士
問闔閭之古墓訪王珣之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
亦第以風流相嘆悼耳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
者蹟 者不錄文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
景物亦嘗廣收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遺然
爲茲山備掌故耳惟遇古今奇偉節烈士及一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十七

切名賢理學幽翳不傳之區如唐顏魯公宋尹和靖
諸剩蹟不惜 深摘隱大書特書若惟恐忠孝之或
絕于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于天下也如伊人者可
謂知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其亦將
撫是編而愾息也夫

續修長洲縣學募序

彭定求

長州學宮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廣自帥府駐蘇時權
爲理事公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岌乎將頽先
賢兩廡與啓聖公祠傾廢無存于是定求始基于壬

成殿堂甫脩兩廡亦建再募于癸酉而啓聖 乃成
計集募一十七百兩有奇自分綆短汲深力 矣
尚有鉅工未 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告災殿堂之
修者復敝芝巘顧中丞慨焉傷之捐金五百鳩工庀
材因得撐撐梁棟以迄于今然此當大敝極壞之後
拮据經營特先其至急者爾若按諸前志則殘闕正
多迥不迨 學之宏麗并不迨吳縣學之繕修完好
也特先舉舊觀之宜急復者一曰萬代宗師坊所以
欽崇聖教海寓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矣一曰萬仞

宮墻所以樹諸崇翰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矣
一曰泮池原通河渠之水滙瀦泓然采芹藻歌思樂
義取諸此一曰興賢達材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
其下者矩步繩趨弗敢踰越今則流者淤塞峙者頽
敗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瞻之隆替亦關學校之興
衰此而不復舊觀未可以藉手也定求養疴却掃槩
謝交遊然恐蹈有初鮮終之咎故復不揣言輕如羽
告募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
募猶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遇

我

皇上崇儒右文隆名盛典度 曩代天下學校所

御筆有

御贊有刻且當

翠輦時巡睠顧南服廣鄉舉之額增入泮之名凡列
儒林靡不沾被樂育矣獨我長洲爲吳中首邑人文
薈萃而膠 根本之地乃使之拖殘守闕惟吾黨之
羞也將伯之呼烏能己已願我同志不拘人地俛助
觀成無謂定求發棠之請勒石銘功翹首以俟康熙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十九

癸未十月旣望撰

重刻吳

圖經序

李因培

有宋樂圃朱先生以粹學宏蓄寓志著述其繼安定
先生爲本州教授學者之至益衆而郡學之規制亦
由是始擴所著經義有易解書贊詩說春秋通志中
庸解諸書於博古有墨池編琴臺雜誌棊史諸書而
吳郡續圖經則以郡守之請繼祥符圖經而有作也
盖真宗時奉朝命郡國俱有圖經之獻卽今之郡邑
志也郡守以前圖經事多湮落又形勢之變易法制

之仍革歷數十年已多不侔不能無事於續葺旨在文不以多而適能補苴先事之罅漏畫陳見前之規模咨疇而 之先生故此編之作詳而有要簡而益合前圖經可共爲一書分之亦自作一書至於紀之中隱陳謨之思若志水道則條晰利病紀戶口籌嗟風俗舉關治道民生尤不惜亶亶言之又以見先生之 乎當世而未嘗一日忘焉也凡纂郡邑志者於時事廣之咨採稽之案牒於前事必徵史冊以爲信然往往有一名一物潛徽瑣典史傳所不盡

存者不能不時資紀載家言前如漢三輔黃圖吳地記風土記襄陽耆舊傳豫章記等編皆簡冊無多而志乘家籍一時睹聞傳信旁羅曲證至有獲其片語如拱 匱之藏蒼龜之告然則此編之存不獨爲吳中志乘者當虔先河之祭卽凡志勤往典有不同鴻寶之秘之惜之者耶是冊一刻於宋元符間迄五百年別無鏤本故流播未廣其裔孫鑰奉先生祀孝謹於遺書多力爲刊行更出家藏此冊鈔本校梓以傳是信先生著述之靈愈久不可泯蝕而若鑰者其不

謂先生之賢子姓歟

唐宋五賢祠碑記

雷 鉉

先賢祠宇修葺以時邑有司職也有司困於簿書且數更代未暇及而司訓力圖之可不謂賢乎蘇州之有五賢祠祀唐刺史韋公應物白公居易劉公禹錫宋長洲令王公禹偁暨蘇公軾舊在虎邱山頂歲久傾頽主 寮欲興復而艱於力當道議舊守盧公祠改前室祀五賢後室祀盧公仍久而未就元和學司訓費君天修曰五賢流風餘韻不可泯沒且

元和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二十一

聖主南巡御製五賢祠詩祠不修葺何以稱焉乃遵前議庀飭以葺厥 攝元和令李君棠爲之請記夫祀韋白劉三公爲郡守者可式矣祀王公爲令者可程矣祀蘇文忠以公晚年嘗寓吳則凡爲士君子者咸可思矣所謂奮乎百世之上足以興起乎百世之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費君推此意以造士庶無負乃職故記之

重建鄧武順王祠記

李良弼

庚辰之春余初蒞元庠恭謁 忠義考悌祠見有

先賢武順王吳公神位而無朝代名號隨稽郡志武
順王祠在唯亭今廢何代何名仍未詳載此心皇皇
深憾考 之無從也一日忽得勤齋朱君刊行伊祖
蘭州刺史月石先生中露集讀至謁寧河鄧武順王
祠詩有勲名驚海甸絕塞著尊崇士庶瞻依切羗番
企望同之句始知卽明史中之功臣鄧公諱愈者按
公虹縣人 羣寇於東南征羗番於沙漠贈寧河王
賜謚武順歿後凡公鎮守之地皆叨享祀之隆如西
陲爲平羗舊部亦有專廟在焉蓋月石先生素稱秦

關良翰故望風景慕而展謁之耳夫公以開國大勲
有功蘇郡固宜肅薦馨香永光俎豆但非誕生茲土
安可置之忠孝一祠何況姓諱俱訛草率已甚揆之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詎不謬哉余旣忝秉鐸敢諉職司
遂割俸四十金另創三楹於忠孝祠後敬謹改正神
位以妥憑依白郡守薩公請諸 撫軍陳大中丞俞
允舉行閱數月又因飾治費匱勤齋復推伊祖仰止
之忱慨捐三十餘兩以竣厥工自今廟貌聿新祀典
式正雖得蘭州表章於前勤齋贊助於後然非公之

英靈不泯勳業彌昭則顯晦興廢曷能轉移於數月間乎爰述建祠梗概勒之瑱珉願後之來者有鑒而留意云耳

文氏雙節義祭田記

楊繩武

吳中文氏出自宋名臣信國公之後遺徽世澤固可坊表於鄉閭而子姓之潛脩節義項背相承者亦代有其人指勝屈也如公裔孫南岳文君之繼配王氏并令嗣叔英之繼配陸氏姑媳守志雙節矯然尤足以振家聲而勵頽俗豈僅樹閨幃之模楷哉按王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三

年十九適南岳有林下風泪乎稱孀年纔二十三年前妻子仲英及己子叔英俱在髻亂王能柏舟自矢撫孤成立荼苦嘗至六十二而卽世其媳陸氏季二十二而于歸甫三旬而喪偶一子昱又早殤瑩瑩艱苦更甚於姑守貞四十餘年享壽七十有六仲英先生天性孝悌與叔英雖異母所出而友愛無間家頗貧奉繼母則極盡甘旨之養陸早寡曲加周贍先生沒時陸尚未亡囑其子松頤事之一如親母又名孫敦仁曰朝節以誠勿忘苦節之義是兩代之垂芳

彤管流譽千秋者實賴松頤父子仰承貽烈有以襄護之也今敦仁復置長邑田九十五畝零輸賦之餘以供雙節歲時薦享等用恐日久就湮乞余爲記緬維仲英先生余從幼卽識之嗣君松頤訂好尤深迄於敦仁交已三世稔悉文氏偉人輩出繼繼繩繩內外相輝孝慈兼至洵爲末俗之所難邦家之所重而况敦仁克 敬宗力成義舉旣以彰二母冰霜之勁節且以慰祖父未竟之孝思其遠追忠烈淵源不隳松筠令望者抑何盛歟故不辭固陋援筆以記之俾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四

與芳踪懿行同昭於宇宙云爾

樂圃書院祭田碑記

辰垣

聖賢之道法嘗與盛世之治功相爲輝映我國家崇儒重道遠邁百王凡維持表章以迄優恤保護諸曠典靡不一一而舉行之芳規美備誠視往古爲獨隆也余自承乏蘇藩志在勤宣德意而欽崇先哲尤素切於懷己巳春仲丁祭長庠學博吳宏文以樂圃書院祭田碑記爲請余惟保護祀典正旬宣者責也烏可遽以却之哉按書院爲宋儒樂圃朱公諱

長文饗祀之地公在宋時註釋聖經闡明理學歿後旋卽勅建書院迨至

本朝復邀勅帑修葺防護請

旨准給均編春秋致祭以公之道接尼山坊宏正教則其光俎豆於無窮叨累朝之隆重者不亦宜乎唯是額編祭銀每次僅一兩有零不足以資嘗禴裔孫朱鎰將伊入端孝先生之勸原置葑溪積善家縣字圩田五十二畝零盡皆恢復乃緣地屬瘠荒向例科徵折銀及端孝購爲祭產捐築圩岸漸次墾熟康熙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五

間大中丞睢州湯文正公撫吳查辦陞科田糧此項仍徵折色因其餘籽以襄祀事意固甚善然必使永垂弗淪始於

大典有裨伏繹乾隆十二年正月我

皇上特降諭旨以福建閩縣地丁內有先賢二十三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地方官誤將此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歷年優免以恤本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着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大哉

王言炳如星日益見中丞之雅意優恤實稱遙契
宸衷而書院祭產之所當保護維持更爲事同一輒
若合符節者也東旁祀宋忠節朱公良者另建耑祠
有秋收等字圩祭田向經各裔分管餘息仍歸書院
以供籩豆歲修之用亦俱優免徭役其賦稅秋成十
月啓徵委令儒學督察備祭自分縣之後以春長秋
元輪辦悉 著立成規惟在良有司並秉鐸者時加
留意勿致久而懈弛俾裡祀得以常新馨香不至凌
替庶幾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六

先賢藉崇報之隆而彌顯其明邳治鴻猷以道統之
光而愈昭其成不旣休歟故爲之記

琴史序

沈德潛

吾郡樂圃朱先生鍾育宋代鑽研六籍苞孕百家接
迹周程淡於榮利晚起教授本州惟以經術爲先務
引掖後進高山景行學者宗尚焉晉甯鶴峯李公校
士吳中倍深瞻企乙酉春仲忻逢

翠華南幸以先生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

集四函恭呈

御覽請加嘉獎

皇上特錫道園養素匾額彪炳祠宇千禩增輝誠盛典也惟是先生著述良多琴史一編特寓意於物而匪留意於物似未足爲先生重不知琴自邃皇肇造象乾坤備律呂可以宣幽滯閑淫佚萃和平虞帝鼓之而阜財解愠宣聖操之而穆然怡然非桓伊之笛子晉之笙 諦觀是帙本製器之由來極和聲之感應上溯唐虞下逮有宋靡弗旁搜遠紹廣引博徵原委瞭如殆與永叔集古錄後先輝映豈獨無聲解趣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七

希陶令之徽弦不事哉於以融養性情調和政治人心悅而瑞氣溢正聲裕而善俗成隨經術圖經以傳洵不虛矣先生後裔鑰屬予序予謂是先生丹鉛精神所寄也因援筆書之

重建二周先生合祠記

彭啟豐

吾蘇去葑溪二十里地名姚馬村舊有二周先生祠祀宋濂溪先生暨明孝子良卿先生創自明崇禎間閱百餘年後嗣維新家瑞等先後捐貲繕脩而祠址瀕水隄岸被衝激祠屋數圯至乾隆四十一年秋家

瑞之子大銓請于有司改建于長洲學宮之東規制
廣長一如舊制既成遷木主于新祠屬予爲之記予
讀濂溪先生太極圖說而有得于孝道馬孝也者反
其所自生反其所自生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無形
形之母也無聲聲之母也能知其母視聽一矣如執
玉如捧盈順之至也故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孰能知太極之本無極者
斯可與反其所自生矣是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孝也從心所欲不踰距孔子之孝也至哉圖說

元和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

二十八

未有不明乎此而可語于盡孝者也濂溪先生其身
體之矣若良 先生斯有其一體者歟周氏譜記良
卿先生名尚賢年十歲父病泣血籲天而病獲愈旣
遭喪哀毀骨立廬墓終身有司上其事于朝遂旌其
廬鄉人私謚之曰正孝予嘗論之使濂溪進於孔氏
之門固不在顏子下使正孝進於孔氏之門又豈在
閔曾下哉濂溪不獲進于孔氏而遂開程朱道學之
傳正孝不獲進於孔氏僅作式於一鄉侑食於祖廟
是其存諸已者固有淺深廣狹之殊而爲子孫者又

烏忍岐而視之宜大銓之亟亟于斯祠之改建也爰
爲之記以申合祠之旨云